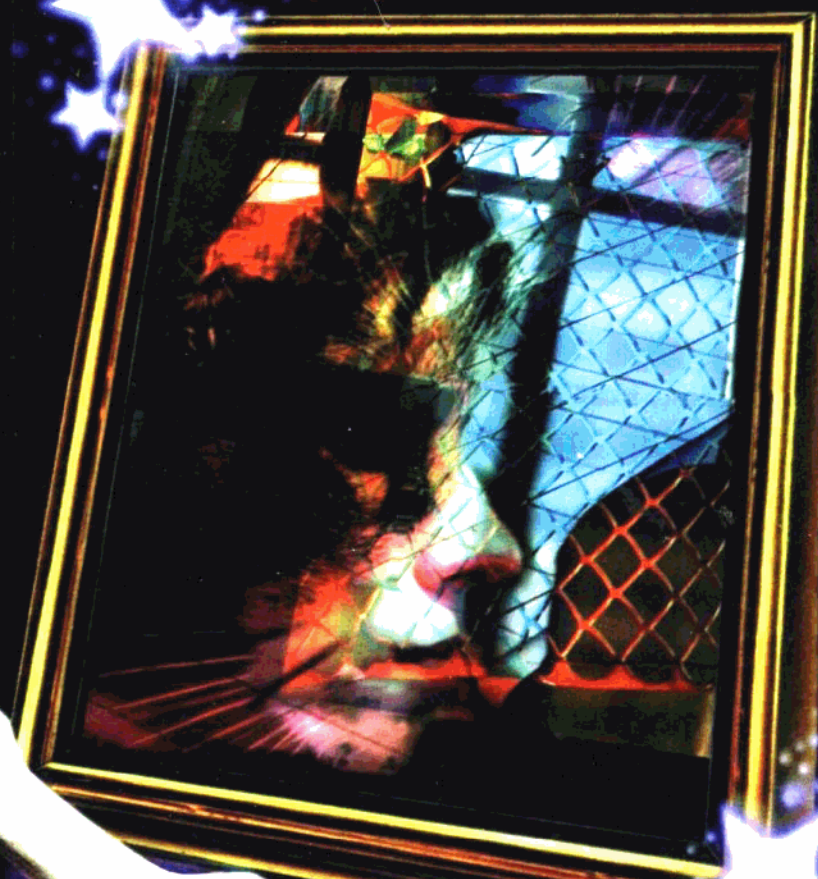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

世界著名惊险侦探推理小说

带面纱的房客



(英) 阿·柯南道尔/著

前 言

阿·柯南道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侦探小说家，他的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是近百年来世上最畅销的书，他创作的福尔摩斯这个形象，深受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。

柯南道尔 1859 年生于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，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。从他 1886 年写作《血字研究》开始，到他 1930 年去世，他共创作了 60 多篇以私人侦探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小说。这些小说结集出版时，取名为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。

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。他机智、勇敢，极富正义感，破起案来精力过人，特别擅长缜密的逻辑推理法。无论案子多么复杂，只要他叼起烟斗、转动脑筋，所有的疑难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

福尔摩斯探案系列，情节曲折离奇，结

构严密完整，故事一波三折，扣人心弦，让人读来有如身临其境，爱不释手。

我们编译的这套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，尽量使语言符合青少年的阅读习惯，使读者能够很轻松地进入福尔摩斯的惊险、刺激的世界。



福尔摩斯大偵探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编选的《三个同姓人》、《雷神桥之谜》、《戴面纱的房客》等七个案情迥异的故事，生动有趣，扣人心弦。读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到英国社会发生的怪异现象，对福尔摩斯探案时的谨慎、机智和胆略过人，相信也会有更真切的感受。

目 录

三个同姓人 (1)

美国的约翰·加里德布对英国的南森·加里德布说：只要他再找到一个姓加里德布的人，他就能得到500万美元的遗产。南森·加里德布找不到第三个同姓的人，只得向福尔摩斯求助。

福尔摩斯撕破了约翰·加里德布的伪装。

雷神桥之谜 (33)

金矿巨头虐待年老的妻子，并暗暗爱上了家中年轻漂亮的女教师。

一天深夜，金矿巨头的妻子在雷神桥被枪杀，第二天警察在女教师的衣柜里发现了一把手枪，所有证据对女教师都不利。金矿巨头请福尔摩斯调查此案，福尔摩斯终于查清了案情。

爬行人 (77)

著名教授普莱斯伯利与比他小很多的爱丽丝·莫菲尔恋爱，却遭到女儿与助手的强烈反对。教授自从布拉格回来后，行为变得非常怪异，素来温文尔雅的教授上演了一幕幕荒唐怪诞的闹剧，大

家都弄不明白其中原由，福尔摩斯却解开了谜团。

狮鬃毛 (115)

福尔摩斯退休后，在海滨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，不料他所熟悉的迈非迅突然死亡他面前，留下许多难解之谜，令福尔摩斯大伤脑筋。紧接着又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让福尔摩斯茅塞顿开，并迅速找到了凶手。

戴面纱的房客 (147)

梅瑞太太家惟一的女房客整日戴着面纱闭门不出，太太在偶然间看到了房客五官残缺不全狰狞恐怖的脸。直到房客就要去世时，才恳求房东请来福尔摩斯，并讲述了多年前一起惨案的真相……

肖斯科姆别墅 (170)

罗伯特·诺伯顿爵士视赛马如生命，精心训练了一匹优秀的马准备参赛，并把所有钱财连同生命作赌注压在赛马上。然而在赛马前，出现了异常，锅炉里发现了一根烧焦的人骨头。

福尔摩斯侦查马案，罗伯特爵士心急如焚……

已退休的颜料商 (202)

靠吝啬和投机积攒钱财的颜料商乔塞亚·安贝利在退休后，与一位比他小 20 岁的女子结婚。婚后，他的妻子与雷·欧有染，并卷走所有家产私奔了。

福尔摩斯缜密侦查，罪犯四处潜逃……

三个同姓人

我们接手的这件事可以说为喜剧，也不妨说是悲剧，因为这件事有一个人精神出现了毛病，我也受了伤，与此案有关的另外一个人受到了法律制裁。不过这里面，确实有些方面很好笑，就让我们读者自己来评判吧。

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，那天福尔摩斯拒绝授予他爵士封号，因为他立了很多功，所以要给他授爵，关于他的功勋我有一天会写的，至于给福尔摩斯授爵我是顺便说说。我既是他的伙伴，也是他的知心朋友，所

以，凡事应谨慎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不过，我还要再说一遍。记住那天是因为这件事，就在 1902 年 6 月末，此时南非战争才结束不久。福尔摩斯又一连躺了几夭，以往也这样，这是他的习惯。不过那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，他灰色的眼睛里有一丝笑意，并且手中还有一个大的案件。

“现在有个好机会让你发财，华生兄。”他说，“你有没有听说过加里德布这个姓氏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听过。”

“假如你能碰到一个姓加里德布的人，你就有钱可赚了。”

“这怎么说呢？”

“这事有些奇怪。在我们对人类的研究中，还从来没有见到类似这样的事。这个人很快就要和我们见面了，因此，等他来了再告诉你，现在我需要查查这个姓氏。”

我旁边的桌子上有一本电话簿，我翻开电话簿，找了起来，我没有抱任何的希望，

不过，让我非常意外的是在该出现的位置真有这个名字，我立刻兴奋起来。

“福尔摩斯！你看，在这里！”

我把电话簿递给他。

他念到：“‘N 加里德布’，‘西区小赖特街 136 号。’华生，真抱歉，这次可让你失望了，他不是信上要找的那个人，我们得再找另一个加里德布。”

就在这时，哈德森太太送来一张名片，我接过看了一下。

“噢，在这儿！”我叫道，“这个和刚才的那个首写字母不一样，叫约翰·加里德布，是律师，在美国堪萨斯州穆尔维尔。”

福尔摩斯接过名片一看，笑着说：“华生呀，这个不行，我还需要另一个人，这样才能使我心中有数，但是我却没料到他今天早晨来，不过他倒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。”

不久，那个做律师的约翰·加里德布进了屋，他个子不高，却很结实。像很多美国人一样，他长着圆脸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精

神很好。看起来，这个人像一个聪明友善的年青人，胖乎乎的，引人注意的是那双能够深刻地反应自己心里想什么的眼睛，这双眼睛很亮，很敏锐，似乎能洞察一切，他说话仍有美国口音。

“请问，福尔摩斯先生是哪位？”他上下打量着我们俩。“请原谅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你和你本人的照片一模一样，我想，您手上已经有一封“南森·加里德布”与我同姓人的信了，对吗？”

“请坐，我想我们讨论一些问题很有必要，相信你就是信中说到的约翰·加里德布了，我想你到英国很长时间了吧？”

“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先生？”我看到他眼睛里有了一些猜疑。

“您所穿的衣服都是证明您身份的。”

加里德布先生不自然地笑了：“我以前读过关于您的侦破方法方面的书。可是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我会成为您的破案对象。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您看你大衣肩的式样，还有您靴子的头部，关于这些有谁会怀疑你不是英国人呢？”

“对呀，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打扮这么符合英国人的样子，不久前，我因为工作需要来到英国，就像您说的，我的穿着打扮很接近伦敦的习惯，不过我觉得你的宝贵时间不应该和我谈关于服装的问题，我看我们还是说说你收到的那封信吧”。

他胖胖的脸因为福尔摩斯的猜测而显得不太高兴。

“加里德布先生，你不要着急！您可以问问华生医生，我对于这些小的细节很在意，它对于破案有帮助。那么，你怎么没有和南森·加里德布一起来呢？”

“不知什么原因他要让您参与这事？”他顿时很生气“您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呀？这是两个绅士之间因为生意而出的事情，可另一个却要找侦探！我在今天早上看到他了，他才告诉我他做的傻事，因此我就一早来拜访

您了，真是恼人！”

“他不是对您有意见，加里德布先生。他只想帮你实现你的愿望，我认为这个愿望你们二位都很看重，他因为知道我可以获取消息，因此就来找我了。

此时，约翰的脸才平缓下来。

“要是这样，就有所区别了。”他说，“早晨，我见到他，他说他找了一个侦探，于是我就到您这儿来了，我不想有警察管我们的私事，不过你如果高兴帮助我们，也不错。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福尔摩斯说“我的朋友对于这件事不太熟悉，你正好来了，就请你谈谈情况吧。

加里德布先生从头到脚用不太友善的目光看了我一遍。

“你认为有必要让他知道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们是合作伙伴。”

“好吧，我就不再保密了。我把这件事简单叙述给你们听：假如你们是堪萨斯人，

我想我就不用解释亚力山大·汉密尔顿·加里德布这个人了。他是靠搞房地产发的财，后来在芝加哥做小麦生意，赚了钱，于是他用这笔钱在道旗堡的西边，沿着阿肯色河买了一片土地，这块地至少有你们一个国家那么大，里面有牧场、林场、矿区和田地，而且各项收入都很大。他没有亲戚、朋友，孤身一人。但他却以自己的姓氏为自豪，因为这一点我们才相识。我在托皮卡从事法律方面工作，这个老头突然有天来找我，要和我认个同姓的朋友，他有个想法，就是想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姓加里德布的。‘请你再找个加里德布！’他说。我说：‘我每天也是个不闲着的人，哪里有时间毫无目的地帮你找人。’他说：‘要是一切顺利，按计划行事，你会找的。’我想他一定在说着玩，但没多久我就知道他是认真的。不到一年他死了，并且留了一份遗嘱，这份遗嘱可以说是堪萨斯州最离奇的一份，他将自己的财产一分为三，假如我能再找两个加里德布，那么我就可以

得到其中一份，剩下的两份则由另外那两个加里德布平分，三份遗产各五百万美元，但必须三个加里德布同时到来，不然的话谁也不能得到这份遗产。

“这个机会很难得，我干脆将法律事务辞掉，去寻找加里德布。我把美国的大街小巷都仔细查寻了一遍，但没有找到一个，于是我想到了英国，这个古老的国家或许会有，我就在电话簿上找，果然找到了这个姓氏，在两天前，我就找到了南森，将整个情况说给他听，我们同样是单身，没有男性的亲戚，只有女性的，但遗嘱里规定必须是三个成年男子，这样，我们就缺一个加里德布，你如能帮忙找另一个，我们会给您酬劳的。”

“华生，你看，我告诉你这件事很奇怪，对吧？但是我想，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，也许会有些发现。”

“我已登了报，但无人与我联系。”

“哎，这真是个奇怪的事，这样吧，我会帮你注意的，噢，还真凑巧，你是托皮卡

人，是吗？我曾有个笔友，他现在已去世了，他名叫莱桑德·斯塔尔，是个博士，在1890年曾任托皮卡市的市长。”

“噢，你说的是老博士斯塔尔？”这个客人说，“我们那里的人至今一提到他都还很尊敬。好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想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我会在一两天内给你消息的。”他说完后便鞠躬走了。

福尔摩斯将烟斗点着了，坐了半天，脸上有一种让人读不懂的微笑。

我终于还是问他：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？”

“是的，华生、我认为很奇怪！”

“有什么地方奇怪？”

福尔摩斯从嘴里拿出烟斗。

“华生，我不明白，这个人要编这么多谎话做什么呢？我刚才真想向他问清楚，我想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单刀直入，采取主动，不过我还是想让他认为骗了我们，他穿的那件破旧的衣服，肘也磨破了，膝部也不

是原样了，但是信上和他自己都说没到过英国，况且他也并没有登寻人启示，我从不漏掉这些东西，你了解的这些是给我提供信息最好的地方，像他说的我又不会错过。再有我根本不知道托皮卡这个市的莱桑德·斯塔尔博士。这一切都证明他在撒谎，处处露出破绽，我想他一定是美国人，只是并没改口音，他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他用心良苦地假装找加里德布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应该注意一下，假如他是个无恶不做的坏人，那他一定很有计谋，而且毒辣，所以我们一定得查清，那个加里德布是真是假，给他打个电话就知道了。”

我将电话拨通了，那头传来了细微的说话声：“我是南森·加里德布，我能和福尔摩斯先生说几句话吗？”

福尔摩斯拿过话筒，听着他的话并不时发问。

“是的，他到过这里，我其实并不认识他，这您知道。是，确实这是一件吸引人的